



手机

美 斯蒂芬·金 著 宋珏堂 译

STEPHEN KING CELL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手机

美 斯蒂芬·金 著 宋琰堂 译

STEPHEN KING CELL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手机/(美)金著;宋瑛堂译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5
(斯蒂芬·金作品系列)
ISBN 978-7-02-011173-2

I. ①手… II. ①金… ②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34129 号

Cell

Copyright © Stephen King, 2006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Lotts Agency Ltd.
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Chinese Simplified edition Copyright ©

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. 2015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1-2015-6415

出品人:黄育海
责任编辑:朱卫净 张玉贞
装帧设计:陈 晔

手机

[美]斯蒂芬·金 著

宋瑛堂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www.rw-cn.com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利丰雅高印刷(深圳)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330 千字 开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 印张 11.5

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02-011173-2

定价:48.00 元

“本我”不愿延迟享受满足感，随时随地感受到欲求不满的张力。

——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

人类的侵略心出自本能。人类尚未进化出任何抑制侵略性的机制，以确保物种的延续，因此皆信人类是极危险的动物。

——康拉德·劳伦兹^①

现在听得见吗？

——美国行动通讯公司 Verizon 电视广告词

^① 康拉德·劳伦兹（Konrad Lorenz，1903—1989），奥地利动物行为学家，1973年由于对动物行为学研究方面开拓性的成就而获诺贝尔奖。

人类文明在进入第二次黑暗时期时哀鸿遍野，并不令人惊讶，但变化之迅速，就连最悲观的未来学家也无法预料，仿佛天下就等着这一刻发生剧变。在十月一日这天，上帝仍坐镇天堂，股市维持在一万零一百四十点上下，多数班机准时（从芝加哥起降的班机除外，但这一点在预料之中）。两个星期后，鸟类再度称霸天空，股市已成往事。到了万圣节，从纽约到莫斯科等各大城市皆成废墟，臭气熏天，过去的世界已成追忆。

目 录

- 1 脉冲事件 /1
- 2 莫尔登 /55
- 3 盖顿学院 /115
- 4 玫瑰开始凋谢了，这座花园完了 /201
- 5 肯特塘镇 /233
- 6 手机宾果游戏 /257
- 7 蠕虫 /273
- 8 卡什瓦克 /291
- 9 储存至系统 /333

- 作者谢词 /347
- 先读为快 /348
- 《黑暗塔》前言：那一年我十九岁…… /349
- 修改版前言 /356

/

1 脉冲事件

1

脉冲事件发生于十月一日美国东部标准时间下午三点零三分。所谓的“脉冲”当然是以讹传讹的名称，但事件爆发后短短十小时之内，有能力指出讹误的科学家大多已非死即疯。如何称呼这个事件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这个事件引发的效应。

当天午后三点，一名对历史没有太大影响的年轻男子走在波士顿的博伊尔斯顿街，几乎是蹦蹦跳跳地向东行，他的姓名是克莱顿·里德尔，小名“克莱”。搭配轻盈步伐的是他的表情，每个人都看得出他满心快慰。他的左手拎着画家用的作品夹，是可以折合成公文包提着走的那种款式。缠在他右手手指的是褐色塑料购物袋的提带，外面印有小**小小珍宝精品店**的字样，好奇的人一眼就可以瞧见。

袋子在他手中前摇后晃，里面装的是一个圆形的小东西，你也许会猜成礼物。猜对了。你也许会进一步推测，这位年轻人购买了小小**珍宝**来纪念一些小小的胜利（或许那些胜利并不是真的那么小）。又猜对了。里面装的是相当贵重的琉璃镇纸，琉璃中心裹了一团灰茫茫的蒲公英籽絮。他投宿的地点是不甚气派的大西洋街旅馆。前去科普利广场大饭店赴约后，他在回旅馆途中买了这袋礼品。当时他一看镇纸的价格卷标注明九十美元，大惊失色，但更让他诧异的是，如今他居然买得起这样的厚礼。

向店员递信用卡时，他几乎用尽了所有的勇气。假如这个镇纸是买来自用，他会怀疑自己出不出得了手；想必会嘟囔着“我改变主意了”之类的话，然后仓皇逃出精品店，但这个礼物是送给莎伦的。莎伦喜欢这类玩意儿，而且对他仍心怀一份情。他前往波士顿之前，莎

伦对他说：“我会帮你加油的，宝贝。”尽管过去这一年两人吵得乌烟瘴气，但是她这番话仍然深深感动了他。现在，如果还有可能，他想反过来感动莎伦。镇纸很小（名副其实的“小小珍宝”），琉璃的中央是一团精美的灰霾，宛如一小团云雾，保证她看了会爱不释手。

2

冰激凌车发出清脆的叮当声，把克莱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。冰激凌车停在四季大饭店（远比科普利广场大饭店豪华）对面，旁边就是波士顿公园。公园横跨了两三个街区，一侧紧临博伊尔斯顿街。冰激凌车的车身用七彩的颜色漆上了富豪雪糕的字样，下面是一对跳舞的甜筒。三名小学生围在车窗旁，把书包放在脚边，等着解馋。站在小学生背后的，是一位身穿垫肩裤装的女人，牵着一只贵宾狗，另外也有两名穿垮裤的少女，她们摘下 iPod 耳机，挂在颈边，以方便低声交谈，两人虽然聊得起劲，但并没有吃吃笑。

克莱站在这六人身后，原本随便站的几人排成了一小排队伍。他已经帮分居的妻子买了一份礼物，回家路上他也会去“卡漫万岁”漫画店买最新一期的《蜘蛛侠》送给儿子。他索性顺便犒赏自己一番。他急着想向莎伦报告好消息，可惜暂时无法联络到她，因为要到三点四十五分左右她才会回家。他心想，在联络上莎伦之前，不如先回旅馆消磨时间，在小客房里来回踱步，呆呆看着合起来的作品夹。不过在回旅馆前，富豪雪糕倒是个不错的休闲活动。

老板向窗口的三个小孩递出两支夹心冰激凌棒。请客的人想必是站在中间的学童，他点了特大号的香草巧克力漩涡冰激凌甜筒。克莱穿的是时髦的宽松牛仔裤，他从口袋里掏出几张被揉成一团的钞票，这时，牵着贵宾狗的女子伸手从斜肩袋里取出手机，掀开手机盖。对身穿女强人装的女士来说，手机与美国运通卡的重要性不相上下。背后是公园，里面传来狗吠声，有个人在呼喊，克莱觉得听起来不像是

欢呼声，但是他回头一看，只看见几名散步的民众和一只衔着飞盘的狗（咦，按规定不是一定要拴狗绳吗？他心想），极目所及之处尽是艳阳下的绿意与诱人的树荫。这种地方最适合坐下来享受巧克力冰激凌甜筒，庆祝自己刚以天价卖出首部漫画以及续集。

克莱把头转回来时，穿灯笼裤的三个小孩已经走了，轮到了女强人。她点的是圣代。排在她后面的少女之一在腰际扣了一部薄荷绿的手机，女强人则把手机贴在耳边。每次看见类似的举动，克莱难免不禁心想：从前大家都认为这个动作粗鄙无礼，尽管交易的对象素昧平生也不应如此，可是现在，当着别人的面打手机已成了可以接受的日常举止。

莎伦说：甜心，就把这动作画进《暗世游侠》吧。在他的脑海中，莎伦每次出现通常都有话要说，而且非说不可。实际生活里的莎伦也是如此，有没有分居都一样，但是她不会在手机上啰嗦，因为克莱没有手机。

少女的手机响起了音乐，头几个音符一听便知是“起笑蛙”制作的曲子。约翰尼很喜欢这首歌，曲名好像是《抓狂叮叮》？克莱记不清了，也许是他刻意不去记的吧。少女扯下腰际的手机说：“是贝丝吗？”她接听后微笑起来，接着向身边的朋友说：“是贝丝。”朋友弯腰向前，与少女一起听电话。两名少女的发型超短，几乎一模一样，在午后的微风中同步飘扬。在克莱眼中，她们简直像周六晨间节目里的卡通人物，大概就像“通天小女警”吧。

几乎在同一秒，女强人问：“喂，麦蒂？”她的贵宾狗正坐着沉思，凝视博伊尔斯顿街上的车流。它被红色狗绳拴着，绳上缀满闪闪发光的亮片。马路对面是四季大饭店，身穿褐色制服的门房正在招手，可能想叫出租车。门房的制服似乎非褐即蓝。一辆水陆两栖的大鸭游览车驶过饭店门口，满载着观光客，加高的车身在陆地上显得突兀，司机对着扩音器向观光客吼出历史大事。两少女听着薄荷绿的手机，不知听见了什么，相视微笑起来，但是仍然没有咯咯傻笑。

“麦蒂？你听得见吗？你听得见……”

女强人举起握着狗绳的一只手，用手指堵住耳朵。她的指甲留得

很长，克莱一看不禁蹙起眉，为她的耳鼓膜穷操心。他在脑海中勾勒出女强人——一手牵狗，短发俏丽……用一根指头塞住耳朵，鲜血从耳洞里涓流而下——的画面。同一格画面中，小鸭游览车正驶出画面，门房站着作为背景，更能为这幅情景增添逼真度。这样画一定显得栩栩如生，作画的人最清楚了。

“麦蒂，讯号越来越弱了！我只是想说，我刚去做头发，去那家新开的……我是说我的头发啦……我的……”

富豪冰激凌车里的男子弯腰递出圣代——白白的冰激凌堆积如高峰，巧克力与草莓汁顺坡而下。车主是胡荏男，面无表情，意思是这种情况他见多了。克莱自己也的确见多了，眼前就有两个。公园里有人在尖叫，克莱再次转头看，同时告诉自己，绝对是有人欢乐得大叫。时间是下午三点，阳光普照，而且地点是波士顿公园，八成是乐得欢呼，错不了吧？

女强人对麦蒂讲了一句含糊不清的话，然后用熟练的手势合上手机，放回皮包，站在原地不动，仿佛忘了自己在做什么，甚至忘了自己置身何地。

“总共四美元五十美分。”富豪雪糕男说，仍然耐着性子握着圣代等她接下。克莱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：波士顿的物价贵得太离谱了，说不定女强人也有同感，至少这是克莱的臆测，因为她继续呆立了几秒，凝视着圣代杯、如山的冰激凌、滑落的甜汁，仿佛这辈子从未见过这种东西。

这时从公园里再度传来叫声，但发声的不是人类，而是介于惊呼与痛苦的长嚎。克莱转身一看，看见原本衔着飞盘散步的那条棕色大狗，也许是拉布拉多犬吧！他不太熟悉狗的品种，需要画狗时就从图画书里挑一个来揣摩。一个身穿西装的男人跪在大狗身边，用臂弯勒住狗脖子，好像正在……我该不会是眼花了吧，克莱心想……好像正在咬狗的耳朵。大狗又嚎叫了一声，拼命想逃，但却被西装男紧紧勒住。男子咬着狗耳朵不放，然后在克莱的注视中扯下了狗耳朵，痛得大狗发出近乎人类的惨叫，原本在附近池塘上悠游的几只小鸭被吓得飞起来，呱呱叫着。

克莱背后有人呐喊：“拉斯特（rast）！”听起来像拉斯特。也有可能是老鼠（rat）或烤肉（roast），但根据事后的经验判断，比较可能是拉斯特。字典上根本查不到这单字，只是语音中带有侵犯意味，没有其他的意义。

克莱把头转回冰激凌车时，正好看见女强人倾身向前，把手伸进车窗，想揪住富豪雪糕男。他穿着有腰身的白色外套，正面有松松的衣褶。他被女强人一把揪起，然后陡然一惊向后一跳，挣脱了女强人的掌握，让女强人的高跟鞋瞬间自人行道腾空片刻。他听见布料拉扯与纽扣碰撞的声响，看见女强人的外套正面从窗口凸出的小角蹿上来，然后掉回去，圣代也已不见踪影。女强人的高跟鞋喀嚓落地时，克莱看见她的左腕与前臂多了一抹冰激凌和甜汁。她重心不稳，膝盖弯曲。她的模样原本像是拒人于千里之外，姿态充满教养，带着一副世故的容颜，克莱认为那是街上最常见的冷漠神态，可是一瞬间的功夫，那个表情立刻成了痉挛般的满脸横肉，眼睛挤成了小缝，上下排牙齿毕露，上唇整片向外翻，露出如绒毛般的粉红肉，宛如外阴部一般私密。她的贵宾狗拖着红狗绳冲上街，绳子末端是供主人握的绳圈。贵宾狗才过马路一半就被黑色大轿车撞到，前一刻还是蓬松的毛球，转眼变成模糊的血肉。

可怜的小东西，大概连自己死了也不晓得，上了天堂还汪汪叫。克莱心想。他自知已进入临床医学所谓的休克状态，但照样觉得心里惊骇无比。他站在原地，一手拎着作品夹，另一手提着褐色礼品袋，嘴巴微张。

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爆炸声，听起来大约是在博伊尔斯顿街与纽贝利街的交会处。

两位少女的肩膀挂着 iPod 耳机，发型一致，唯一不同的是，携带薄荷绿手机的少女头发是金色的，另一位则是褐色的。为便于区分，克莱把她们称为“超短金”与“超短褐”。超短金的手机掉到人行道上摔裂开，她也不管，只顾着向前搂住女强人的腰。克莱脑筋一时转不过来，凭直觉认为少女抱住女强人的用意是避免她再打雪糕男，或者阻止她冲上马路救爱犬，克莱甚至有点想为少女的机智鼓

掌。超短褐则向后退开，不愿趟浑水，白皙的小手交扣在胸前，杏眼圆睁。

克莱放下两手中的物品，向前去帮超短金，此时他用眼角余光瞧见马路对面有辆车急转弯，冲上四季大饭店前的人行道，吓得门房拔腿就跑。饭店的前庭惊叫声四起。克莱还来不及帮超短金制止女强人，超短金动人的小脸蛋已经像蛇一样蹿向前去，露出无疑是强而有力的年轻牙齿，朝女强人的脖子咬下去，鲜血顿时喷射而出。超短金把脸凑过去，好像在用血水冲脸，甚至还张口喝下（克莱几乎敢确定这一点）。接着她前后摇着女强人，把女强人当成洋娃娃。女强人比她高，肯定也比少女重至少四十磅，但少女却能把女强人的头甩得前仰后合，甩得更多血飞溅而出，同时把沾满血的脸仰向晴朗的十月蓝天，发出近似胜利的嚎叫。

她疯了，克莱心想，彻头彻尾疯了。

超短褐呐喊着：“你是谁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超短金一听立刻转头。鲜血正从额头短如匕首的头发上滴下来，如白色灯泡般的眼球从沾血的眼眶里窥视。

超短褐看着克莱，眼睛睁得很大。“你是谁？”她再问一次……然后又问：“我又是谁？”

超短金松开女强人，任她瘫倒在人行道上，被咬穿的颈动脉仍在喷血。超短金跳向超短褐。短短几分钟前，两人还嘻嘻哈哈地凑在一起听电话。

克莱来不及多作考虑。假如他多想半秒，超短褐的下场可能也像喉咙被咬断的女强人一样。他看也没看，就弯腰下去拎起右边的礼品袋，甩向超短金的后脑勺，此时她正伸手想抓住刚才的好友，在蓝天的衬托下，她的手就像两只爪子。如果他没打中……

他并没有失手，也没有打偏，袋中的琉璃镇纸正中超短金的后脑勺，敲出了闷闷的一声“叩”。超短金放下双手，其中一只手沾了血，另一只还很干净，然后整个人像一袋邮件似的倒在好友的脚边。

“干什么？”富豪雪糕男惊呼，嗓门尖得不得了，也许是受了惊吓后，嗓门突然变成了男高音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克莱说，他的心脏狂跳，“快来帮我，另外这个再流血下去必死无疑。”

从两人背后的纽贝利街头传来铿锵碰撞声，一听便知道发生了车祸，紧接而来的是阵阵惨叫，随后而至的是爆炸声，这一次更响亮，更具震撼力。在富豪冰激凌车的后面，另一辆汽车骤然转弯冲过了博伊尔斯顿街的三条车道，一头撞进四季的院子，先撞倒了两名行人，然后直扑向刚才那辆车的后面。前面那辆车的车头原本就撞在旋转门上，被后面这辆一推，车头被挤得更进去一些，旋转门也被撞歪了。克莱看不清有没有人被困在车子里，因为前面那辆车的散热器已毁损，正冒着滚滚蒸汽，但单从阴影传来的痛苦嘶吼便知状况不妙，非常不妙。

富豪雪糕男因为在里头看不见，所以这时探出窗口，直盯着克莱问：“那边出了什么状况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出了两起车祸。有人受伤。别管了，快来帮我，老兄。”他跪在鲜血流满地的女强人身边，超短金的薄荷绿手机残骸散了一地。女强人的抽搐力道越来越弱。

“纽贝利街那边正在冒烟。”富豪雪糕男观察后说。冰激凌车上相对安全，他躲着不肯出来。“那边发生了爆炸，好严重。可能是恐怖分子。”

此话一出口，克莱认定他正中要点。“来帮我。”

“我是谁？”超短褐忽然尖叫。

克莱已忘了她的存在，抬头一看才发现她正在用手掌根部猛拍额头，然后在原地急速转圈圈，几乎是把球鞋的脚尖做为圆心，令克莱回想起大学的文学课读到的一段诗：在他周遭绕三圈。作者是柯尔律治吧？超短褐先是站不稳，随后在人行道上开跑，一头撞向路灯柱，丝毫没有闪开的意思，连手也不举起来挡，整张脸就直接撞上了柱子，向后弹回，然后迈着蹒跚的脚步，再次撞向路灯柱。

“停下来！”克莱咆哮道，猛然站起来，开始向她奔去，不料却踩到女强人的血泊，滑了一下，差点跌倒。他站稳后再跑，却被超短金绊住，又差点跌倒。

超短褐转头看向他。她的鼻梁已被撞歪，鼻血流得下半脸都是，

额头肿起了垂直的挫伤痕迹，犹如夏日的雷暴云顶越积越高，其中一只眼也被撞得歪斜。她张开嘴巴，露出想必花了大价钱矫正的皓齿，可惜那口皓齿现在已经被撞得稀巴烂。她张开嘴对他笑，那是一抹他永远忘不了的笑。

接着她边叫边在人行道上跑开。

克莱背后传来引擎发动的声响，扩音器也开始响起铃铛声组成的《芝麻街》主题曲。克莱转身，看见富豪冰激凌车匆促驶离路边，这时，马路对面的饭店顶楼有扇窗户爆裂，亮亮的玻璃碎片撒落一地，原来有人跳楼。一个人影俯冲而下，越过十月的天空，坠落在人行道上，整个人几乎全爆开来。楼前又是尖叫声四起，有的出于惊恐，有的是惨叫。

“别走！”克莱边喊边跟在富豪冰激凌车的旁边奔跑。“回来搭把手！我这里需要帮忙啊，狗娘养的！”

富豪雪糕男没有响应，可能是因为扩音器正在播放音乐所以没听见。雪糕车传来的歌词令克莱回想起约翰尼每天都会坐在小蓝椅上，捧着娃娃吸水杯，观赏《芝麻街》。当时的克莱没理由相信他与莎伦无法白头偕老。歌词大概是：天天好天气，乌云不靠近。

一个身穿西装的男人跑出公园，扯着嗓门咆哮着无意义的声音，西装后摆在身后飘动。那个男人嘴巴周围长满了狗毛似的山羊胡。他跑上博伊尔斯顿街，车子纷纷急转弯以免撞上他。他跑到对面，继续大吼大叫，举手对天挥舞，然后消失在四季大饭店楼前的幕布阴影下。克莱虽然看不见他的人影，却听见里面尖叫声再起，分析他想必一进门就又惹了麻烦。

克莱放弃追逐富豪冰激凌车，停下脚步，一脚站在人行道上，另一脚则踩在路边的水沟里，看着雪糕车继续播放着音乐，冲上博伊尔斯顿街的中央车道。克莱正想回头看看不省人事的少女以及濒死的女强人，没想到又来了一辆大鸭游览车。这辆游览车不像刚才那辆优哉游哉，而是全速呼啸而来，狂乱地左摇右晃，部分乘客被摇得在游览车上打滚，哀嚎着——恳求着——司机快停车。其他乘客则只是紧抓着游览车后半部的露天区金属栏杆，任凭造型丑陋的游览车开上博伊

尔斯顿街，逆向行驶。

一名身穿运动衫的男子从背后抓住司机，司机用力向后耸肩想挣脱他，克莱听见游览车的简陋扩音系统又传来语意不明的呼喊声，这次不是“Rast！”而是喉音比较深重的“Gluh！”接着，大鸭游览车的司机看见富豪冰激凌车（克莱确定这一点），于是改变方向，朝雪糕车直冲而去。

“天啊，求求你，不要！”靠近前座的一个女人哭喊道，看着游览车逼近播放着音乐的雪糕车，而观光游览车比雪糕车大出约六倍。红袜队赢得世界大赛的那年，大鸭游览车也参加庆祝游行会，克莱清楚记得当时自己在电视转播中，看着游览车载着队员缓缓随着游行队伍前进，球员向欣喜若狂的民众挥手，天空则飘着冷冷的秋雨。

“天啊，拜托，不要！”女人再度尖叫，克莱身边则有一个男人轻声说道：“我的天啊！”

游览车从侧面撞上雪糕车，把雪糕车像儿童玩具一样撞翻。侧翻之后，雪糕车上的扩音器仍在继续播放着《芝麻街》主题曲，向后滑回波士顿公园，在路面上摩擦起阵阵火花，两名旁观的女士赶紧手牵手跑开，差点被倾倒的雪糕车波及。雪糕车蹦上人行道，腾空了一秒钟，然后撞上公园的锻铁围墙，停了下来。扩音器发出两声打嗝似的怪响，然后中止了音乐。

驾驶游览车的疯狂司机完全失去了掌控车子的能力，在博伊尔斯顿街掉头回来，吓得乘客抱着露天区的栏杆惊叫。游览车开上对面的人行道，距离雪糕车安息地约五十码，正面撞上挡土矮砖墙，而挡土墙的上方是一间高级家具店的展示窗，店名是“城市之光”。窗户被撞破时发出刺耳难听的巨响，游览车宽阔的车尾（漆着粉红色的“港区小姐”）升空了大约五英尺，冲力大得差点让游览车来个倒栽葱，幸好车子够重，总算稳了下来。游览车最后停在人行道上，车鼻戳进了家具店，里面的沙发与名贵的客厅椅散落一地，但在游览车停下之前，至少有十几名乘客被抛射向前，冲出游览车后失去踪影。

家具店里，防盗警报叮叮叮响起。

“我的天啊！”站在克莱右手手边的男子又说，嗓音温和。克莱